

## 雪融春信

■ 韩永明

二月初的雪已不像深冬那样沉甸甸地压着枝头,而是被风吹成银色的碎片,在空中飞舞。这清雪来得正是时候,仿佛冬天在转身离去前,最后一次深情的回眸,将蓄了一季的清白与寒冽,毫无保留地倾赠给这片黑土地。

远处的村庄里,农人们仍裹着棉衣,在自家院前屋后忙碌着,清扫积雪。最惹眼的,是家家院墙边那一长溜的苞米楼子。金黄的玉米棒子被主人精心垒成整齐的方阵,愈发沉静安稳。也有农人望着远处的田野,眼神里透出期望——雪被之下的黑土地,正在孕育

着新一季的丰收。

我们便在这雪与春交织的时节,来到农户家里,开展一年一度的农户种植意向调查。

走进农户王大叔的院子时,他正从储藏种子和化肥的库房里出来,看见我们,连忙招呼进屋。他拽开房屋前面搭建的暖棚门,我们立刻感到暖洋洋的。我们对王大叔说:“不进里屋了,就在这里聊聊天吧。”

王大叔掰着指头和我们算账:“今年我这一亩多地,还是得种玉米。这两年,玉米价钱比前几年要好,咱这儿的收购也快方便,玉米不愁卖。”

我们拿出搭载“AI慧飞”智能调查

系统的平板电脑,点开种植意向调查模块,开始现场填报。“王大叔,咱们慢慢说。您计划里的种植品种、面积,还有心里的想法,都说说。我们要通过你们这些种植户,深入了解全村农户农作物种植意愿、规模、品种的变化情况及主要影响因素。”

在种粮大户毛修文的家庭农场库房里,各种大型农机正在紧张维修——那些大家伙可是春耕的好帮手。他关心的是大规模流转土地下的集约化种植与政策性保险。棚膜种植大户姚民则在自家的温室大棚边,向我们介绍他“生态草莓”春节前后的采摘计划,他更关注信贷支持和电商销售渠道。这里

每一户的土地,都是一片独特的土壤,生长着不同的期盼与考量。我们坐在不同的炕头上,听着不同的故事,却做着同一件事:将众多农户的种植意向采集起来,汇成溪流,聚成江河,化作千家万户农家的希望。

踏上归程时,我们看见云层里透出几缕金色的光芒,斜斜地照射在无垠的雪野上。覆盖大地的积雪,在夕阳下仿佛融化了一般,流淌着金色的光泽。车行渐远,雪野无声,可我耳边,却仿佛已听见冰棱断裂的清脆、雪水润土的滋滋,以及在深深的地下,那生命迫不及待的、涌动的春信之声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德惠调查队)



龙马精神

杨含萍 作

## 骏马奔腾启新程

郑毅婷 摄



## 岁末暖城 梅香缀年

■ 肖霞

腊月的深圳,风里裹着几分浅寒,而街角盛放的三角梅让人感觉春意融融。

作为这座城的市花,勒杜鹃(三角梅别称)从深秋开到次年暮春,岁末尤甚——天桥护栏上垂落的花瀑,老小区围墙上攀援的花墙,就连街角便利店的窗台,都有几枝玫红探出头来,把钢筋水泥的硬朗,揉进了温柔的花色里。

我第一次留意到楼下的三角梅,是来深圳打拼的第一个岁末。那年寒潮南下,深圳气温罕见跌破10度。我裹着厚外套晚归,在小区转角被一抹炽红绊住脚步。老陈正踮脚修剪花枝,枯枝落地的轻响里,他回头冲我笑:“姑娘,冻着了吧?这勒杜鹃皮实,越冷开得越精神。”

老陈是小区咖啡店老板,四川人,来深圳打拼多年,经历了20余个鹏城岁末。他打理的那片三角梅,是小区的风景眼——青灰砖墙被花枝铺满,深紫、艳粉、浅红的苞片层层叠叠;阳光穿过枝叶,在地上织就流动的光斑。我总见他提着水壶,绕着花墙慢慢走,指尖拂过带刺的枝干,动作轻柔如抚稚子。

“这花跟深圳人一样,韧劲足。”一次闲聊时,老陈指着苞片间的小白花说,“你看,真花藏在里头,不张扬,却拼尽全力绽放。我刚来深圳时住的城中村,房间阴暗不通透,就靠窗边一盆三角梅撑着——别人都劝我返乡,它倒好,冻得叶子发蔫,开春照样爆花。”他说这话时,风卷着花瓣落在肩头,像落了满身细碎的年意。

岁末的日子总是匆忙。晚归途中,唯有那片三角梅亮着暖光。有天夜里下小雨,我路过花墙时,看见老陈正用塑料布遮盖花枝。“怕冻着新芽,”他抹了把脸上的雨珠,“这花要好好熬过这岁末的寒,等开春又是满墙热闹。”灯光下,雨滴顺着花瓣滑落,折射出细碎微光,给清冷的夜色添了几分暖意。

今早我特意早起,绕到花墙旁,老陈已经在浇水了。晨雾还未散尽,沾在花瓣上凝成细小的露珠;阳光穿透薄雾洒在花枝上,新抽的嫩芽泛着嫩黄,藏在浓艳的苞片间,透着蓬勃的生机。风轻轻吹过,花瓣簌簌飘落,落在老陈的肩头,落在他沾满泥土的手上。

原来深圳的岁末,从不是萧瑟的收尾,而是藏在三角梅的执着绽放里,藏在陌生人的细碎温柔中。岁末的风,吹走了旧年的疲惫与浮躁,而那满城热烈的三角梅,正用最坚韧的温柔,陪着每个在这座城打拼的人,好好收尾,静静沉淀,为即将到来的新岁积蓄力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)

## 过年酒

■ 王霜

腊月的寒气在窗外徘徊,拍打着稍显老旧的玻璃窗棂,发出轻微的哐哐声。可一进灶屋,那股子寒气便被挡在了外面。灶台里的火正旺着,映得整个屋子暖融融、亮堂堂的。

婆婆系着那洗得发白、边角却依然平整的蓝色围裙,正忙着熬米酒——这是我们村腊月里顶要紧的一件事。糯米粒圆胖,淘洗得发亮,在大木甑里蒸着,热气白蒙蒙地涌上来,带着一股稻米被水唤醒的朴素香气。我兴致勃勃地蹲在灶前添柴,婆婆手持火钳轻拨柴火,轻声叮嘱:“熬酒得用文火慢煨,急不得,火候到了,滋味才醇。”

蒸熟的糯米倒在巨大的竹匾里摊凉,婆婆布满青筋的手探入米中感知温

度。接着便下酒曲,白色粉末小心地拌匀,像给糯米穿上一层看不见的纱衣。拌好的米装入黑陶缸里,缸口蒙上油纸,再用麻绳紧紧扎住,搬到最阴静的角落,盖上旧棉袄。剩下的,便交给时间了。

等待的日子,房子空气便活泛了。一丝说不清的甜,从墙角、从门缝里钻出来,丝丝缕缕,缠着人。我会忍不住悄悄蹭到缸边,想揭开棉袄闻一闻,婆婆远远的声音就飘过来:“莫动它,酒气散了,年味儿就淡了。”我便缩回手,望着那口黑陶缸,仿佛它是一个沉睡的活物,在静谧中默默积攒着甘醇。

出酒那天,揭开封口,一股浓烈而醇厚的甜香猛地迸发出来,顷刻间占满了屋子的每个角落。米粒已沉在缸底,化作温软的雪;上面汪着的,是清亮的

浆液,微微泛着玉色。我用长柄的竹勺舀起一勺,抿一小口——那甜是极有筋骨和层次的:初入口是清泉似的甘冽,一下子洗去了冬日的燥气;而后齿颊间回荡的,是稻田新雨后、阳光照不苗那般清润而温软的气息。

不过,我最喜欢的还是热酒。这与冷酒全然不同。热力让酒浆所有的层次都舒展开来。初入口,比冷时更显清甜;待它滑下喉咙,暖意便整个地漫开来,像冬日里泡进了温泉,每一个毛孔都舒坦地张开。身上的寒气渐渐被这暖流轻轻推了出去,指尖脚心都随之暖了,额头不知不觉沁出一层细汗。这时,整个人从里到外都透着一种懒洋洋的、被彻底填满的酣畅。

后来,离家,远行。尝过许多酒,它们都好,但它们的滋味在舌上,不在根

上。味蕾仿佛有了独立的记忆,总在某个北风呼啸的异乡夜里,固执地思念那一口温热的米酒。其实,我并不爱酒,爱的只是那入口甜香。那香里,有柴火缭绕的气息,有亲人在时的旧时光影,有腊月里整个村庄为新年屏住的那一口漫长而安详的呼吸。旧年种种,竟都被那一缸酒,稳稳地酿在了里面。

我望着屋外,村里的灯火次第亮起,零星的爆竹声像试探的鼓点。不久,这沉寂将被连绵的、欢腾的声浪充满。我仿佛已听见,新年的脚步,正踏着还带着寒意的小路,笃笃地走近。而我们的老屋里,那一缸米酒,正无声地、笃定地,走向它最甘美的时分。

它在等待开缸的那一刻。我们也是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永丰调查队)

## 岁时图

■ 贺亚丽

又是月初,我照例审核上月账页,翻过一屏又一屏。临近年末,原本柴米油盐的账目,变得活泛、喜气洋洋起来。

先是“春联、福字”,并非记着,倒像是一场小小的仪式,连带着“千门万户曈曈日”的旧影和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企盼,都一并封进了进去。接着是“红袜子”——虽是寻常物品,却看得见袜上金线绣的“平安”二字。这小小的奢侈,是给脚底的、踏实的吉祥,仿佛穿上它,走去哪里,都能踩着一路的暖与盼。

再往下,便是口腹的丰足了。“干果”一项编码下,密密地列着花生、瓜子、核桃、桂圆。那不仅是果仁的香,更是手指剥开硬壳时“喀”一声脆响的满足;干果壳儿小山似地堆在茶几上,果仁的碎屑沾在孩童的嘴角,大人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散在暖烘烘的空气里。这喧闹的、细碎的香,才是牢靠的人间烟火。“海鲜”与“酒水

饮料”则另有一种气象:鱼是整尾的,张着口,鳞上还沾着水光;酒瓶的盖子一开,“噼”的一声,清冽的香气便混着团圆的热望,盈满了屋子。这些都是隆重的、待客的、宣告一年辛勤终结的物事。账页上简简单单几个字,背后却是满桌的色泽与声响,是碰杯时那一声清脆的、属于过年的、略带疲惫又无限欣慰的叮当。

然而我的目光,总忍不住看向节后的账页:孩子的压岁钱,老人的赡养费。这两笔账,在我心里,是比所有吃食用度都更重、更核心的。

压岁钱,红纸袋儿装着,新崭崭的钞票。递过去时,孩子的小手接过,眼睛亮晶晶的——那是属于他的、崭新的、未经许诺的快乐。这钱,记在账页上是“出项”,可谁又真把它当支出呢?那分明是撒向未来的一把金粉,是长辈将一段最笨拙也最深沉的爱与祝福,折成这有形的、可触摸的模样,递到那稚嫩的、代表无限可能的、带着希望的、带着希望的温度,是年味里最轻盈也最甜蜜的一缕风。

而老人的赡养费,数额或许不大,却按月、按年,雷打不动地列在那里。当它被递到那双操劳了一生的、布满皱纹的手中时,所承载的,远不是数目可以衡量。那是反哺的泉,是归根的叶,是生命之河下游对上游最深的回望与慰藉。这安稳的、向后的、带着报答的暖意,是年味里最沉静也最坚实的底子。

于是这一页平凡的账页,在我眼里,忽然变成了一幅流动的“岁时图”。那些春联、干果、海鲜,是图上的色彩与声响,是当下热闹的团聚;而那压岁钱与赡养费,则是图画的经脉与骨骼——一笔连着蓬勃的、叫人心跳的未来,一笔系着厚重的、叫人安心的过往。这一出一入,一前一后,如同呼吸,让一个家的生命,在辞旧迎新的关口,既欢腾地向前奔去,又稳稳地扎根在泥土里。

窗外天气晴朗寒冷,远处隐约传来一两声试放的爆竹。日子便在这般的盘算与给予、热闹与静守中,一年年地,丰厚了起来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葫芦岛调查队)



河谷松林

秦钰婷 摄